

女儿情

人间有情小说系列

外国篇

柳鸣九 主编

Renjian Youqing



女儿情

外国篇

柳鸣九 主编

人间有情
小说系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女儿情(外国篇) 柳鸣九 编

责任编辑: 徐海燕 江奇勇 装帧设计: 陆震伟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行: 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20,000

版次: 1991年10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300

标准书号: ISBN 7 5396-0583-9/I·515

定价: 4.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柳鸣九

按照本书系既定的设想，《女儿情》的主题应为女性对男性的爱。我在《男儿情》的前言里曾经说过，男性对女性的爱情是多种多样的，同样，在我看来，女性对男性的爱恐怕也无法以一词概全，但女性之重情胜于男性，女性在性爱中比男性对感情有更多的需要，这似乎已成定论，其原因，固然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在人性中形成的积淀有关，但也许更决定于女性人类学中所要探讨的某些根由，如果再深究一步，那就恐怕与性别机制、细胞基因、染色体等等“物质原因”有关了。

对于女性，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曾经在他不朽的名著《浮士德》里作过这样的赞颂：“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飞升。”在歌德之后，阐发了类似思想的哲人、作家、学者还大有人在，时至二十世纪末叶的今天，西方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家已经认定，充满了矛盾世界要得救，缺了人类历史的“女性化”这个必要的条件是不可能的。

既然男性之中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把女性供奉于引导者的崇高地位，可见女性身上的确存在着充任“引导者”的

禀能与素质。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女性性别价值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愈来愈充分的论述，这种优越性当然不仅仅限于“女性是全人类社会中的养育者”、“母爱是最伟大的爱”这一类笼统的理由，而是得自人类学、性别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细致研究，具体说来，在形象思维的能力上、在语言敏感的程度、在观察力的细致上、在对内心世界的关注与体察上、在机械的记忆力上、在意志力的坚持上、在对环境的适应上、在对情势的应对与变通上、在感情的活跃、丰实与细腻上，女性都有优越于男性之处。

但是，应该看到，性别的优越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女性的这些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女性在所有方面都优越于男性，恐怕也不足以“引导我们飞升”。由于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性别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因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为重要得多的，应该是两性之间的平衡、融洽与亲和，在歌德老人的理想中，“永恒的女性”之所以有可能“引导我们飞升”，关键的条件也许要算女性所具有的温爱，如果没有这种爱，男性，而且之父系社会中的男性，可能产生歌德那种被引导飞升的意念吗？会提出这样一种理想吗？将来会甘于充当被引导者吗？这就正像是一个领袖或导师，如果没有对人群的关怀与爱心，即使他高贵万能有如神灵，人群也不会甘于追随其后。

女性最大的力量、最大的优越性还在于她的温爱。爱是一个素质、精神、智能与感情的综合领域，既然女性具有某些性别优越性，在两性关系中，这些优越性必然化合而成具有丰采的爱、具有魅力的爱、具有奇妙力量的爱，女性爱的温柔、细腻、热烈、大胆、挚着、聪明、机巧、微妙以及献身

精神，不正是举世公认的？即使是在父系社会、在“男性上帝”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也是如此。这个选集中的几篇小说，都出自夫权社会中的“男性上帝”之手，它们就是女性爱获得了承认与赞颂的明证。

“说真的，只有女人才懂得应该怎样爱！”《修软垫椅的女人》中一个人物这样感叹。虽然这句话的人物带有一种可笑的感伤色彩，但这句话本身无疑反映了作者对女性爱的赞颂，而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女人才懂得怎样爱”，往往首先是表现为爱得至深至热、爱得不顾一切、爱得可以牺牲一切，这个选集中好几篇作品的女主人公就都有这种特点。阿达拉为了自己的情人，不惜背叛了自己的部族，违背了母亲的誓愿；《阿道尔夫》中的爱蕾诺尔为了能与情人生活在一起，完全不顾社会舆论、家庭利益与个人利害，甘冒身败名裂的危险，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阿霞，为了勇敢地、主动地追求爱情的幸福，毫不顾忌自己少女的名声与羞耻之心；莫泊桑笔下那个修软垫椅的女人，为了她那痴心的可怜的爱，竟不惜献出自己全部辛勤劳动的所得。毫无疑问，这些女性都是超功利的爱情形象，她们的勇气与坚毅来自她们真挚、热烈、有时流于天真的爱情。

女性这种不顾一切后果、不顾功利、甘愿承受任何危险与牺牲的爱情追求，是否有几份傻劲？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但是，爱情的本质不正是要要求不掺杂任何功利的因素？爱情是否完美、是否符合人类的理想不正在于它是否纯、是否不掺有任何利己的杂质？女性在男性上帝占统治地位的夫权社会里，既有她不幸的一方面，也有不幸中万幸的一点，那就是她不像男性那样是异化劳动与社会功利争

夺的主要参与者，因而得以为自己的自然人性与人的自然感情保留了更多一点的活动空间，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与情感行为中也就表现出了更多一些自然人性与自然感情，更少一些个人利害的杂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女人更懂得爱情一说是更有道理的。

看来，这个选集中各篇作品的作者也都是信奉此说的，他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在自然感情、自然人性方面女性较男性的优越。爱蕾诺尔那种强烈、执着、无私的爱情，对照出了阿道尔夫唯我个性的自私，修软垫的女人那痴心的爱，对照出一个冷酷、唯利是图的男性市侩；阿霞的热烈情怀与勇敢行为，对照出一个男人的计较与怯懦；《五十镑》中那个平常的女人，她自己愈是一无所有，她那天真的感情、对情人慷慨大度的奉献与宽宏大量的包涵，就愈加反衬出那个无耻文人的卑劣。这些作品可以说都是对女性的爱情美、女性的精神丰彩之展现，虽然这些女性的爱情往往都是不幸的，她们之中不止一人的遭遇甚至是很悲惨的，但她们都在精神上、品格上超越了男性，对她们的赞颂，既反映了对阶级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义愤，也反映了女性感情美所具有的吸引力，唯其因为这种赞颂是来自夫权社会中的“男性上帝”这一方面，它才更具有无可置疑的说服力，更引人深思。

当然，在阶级社会，在父系夫权社会历史阶段，女性的自然感情与自然人性也会被打上烙印，多少会发生扭曲与反常的情态，这个选集中的《被考验的女人》、《南塔斯》与《泰贝利与魔鬼》就反映了这个问题。《被考验中的女人》中的那位太太，是一个陷于狂恋的妇女，她为了取悦自己的情人而愿意接受任何苛刻的考验，不惜一切后果，敢于冒险，

而且以她女性的机智与聪明渡过了一个个难关。对于她的情人来说，她有非常可爱的一面，对于她所背叛的丈夫来说，她则有非常可怕的一面，与中国文学中的“大劈棺”故事中那个狠心的妇女相像，如果按照夫权主义、封建道学的观点来看，真可谓“天下最毒妇人心”了，居然那样刻薄地愚弄自己的丈夫。但是，应该看到，她这些行径却正是完全按照另一个男性的要求才干出来的，而这个男性以破坏夫妇间的忠贞为乐趣的要求，正与妇女必须忠于家庭婚姻的夫权主义的要求相辅相成，是男性上帝统治女性的一刀两刃式的法则，因此，这个被考验的妇女实际上是由于自己的欲求而被男性法则摆布的妇女，她在两刃式的男性法则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只不过，她的狂恋虽然有所扭曲，但毕竟是不顾一切后果的狂恋。《南塔斯》中的女主人公的爱情，无疑也被投射着男权社会价值标准的阴影，它符合这个社会中对强者男性的理想，根据这种理想，女性往往不由自主地处于一种对强者男性依附的地位，并且由此产生出从属性的自我意识。《泰贝利与魔鬼》中的女主人公的爱情则完全被笼罩在男权社会的宗教道德的阴影之中，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异化爱情，它在宗教道德的重压下，不仅采取了异化于人的形式，而且由此也派生出异化于人的心态与自我意识，不过，虽然社会的压力使这爱情变得扭曲，但在可怕的异化的形式下，它居然发生了，实现了，这正显示出了女性爱的生命力。

“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飞升”，这毕竟只是一种渺茫的理想，而且，在理想的社会里，两性的关系是否就一定是一引导者与被引导者的关系，还远远不是定论，但是，在人类社会里，让女性充分显示其丰采，使女性的爱彻底地摆脱男性

上帝法则的扭曲，让女性的爱更广更深地泽润着人生，倒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1990年12月

目 录

前言 ····· 柳鸣九

被考验的女人

·····〔意大利〕卜迦丘 1

阿达拉

·····〔法国〕夏多布里盎 12

阿道尔夫

·····〔法国〕龚斯当 81

阿霞

·····〔俄国〕屠格涅夫 165

南塔斯

·····〔法国〕左 拉 223

修软垫椅的女人

·····〔法国〕莫泊桑 259

五十镑

·····〔英国〕柯巴德 267

永远占有

·····〔英国〕格 林 288

泰贝利与魔鬼

·····〔美国〕辛 格 302

被考验的女人

〔意大利〕乔万尼·卜迦丘

在阿凯亚地方有一个极其古老的城市，叫做阿古斯，很有名，这倒并非由于城市本身怎样壮丽，而在于它历代出了许多帝王。那城里从前有个贵人名叫尼柯特拉多。他临近晚年，交上好运，娶了个名门闺秀，既美丽又热情，名字叫做丽迪雅。尼柯特拉多既是贵族，又很豪富，自然仆从如云，鹰狗众多，沉溺于游猎之乐。他的仆役之中有个漂亮的年青后生叫做皮罗，长得人品端正，举止大方，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头头是道，因此他最能获得尼柯特拉多的宠爱和信任。

后来丽迪雅爱上了这位青年，朝思暮想，把什么事情都丢到脑后去了。可是皮罗呢，不知道是他没有看出夫人的情意，还是因为看不上那位夫人，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夫人好不苦恼，下定决心非要使他明白她的心事不可，就把她一个心腹的贴身侍女卢斯茄叫来，对她说道：

“卢斯茄，我一向待你不薄，想必你也能对我忠心耿耿。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千万不能讲给任何人听——除非是我叫你去传达的那个人。

“卢斯茄，你也看得很明白，我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女

人，凡是女人所想要的东西，我莫不件件都有——说得简单些，我万事如意，无可抱怨，只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称我的心，那就是我丈夫比我大了这许多岁数，因此年轻妇女所最喜欢的那件事情，我不能得到满足；可是，我这方面的欲望并不比别的妇女弱，因此这一阵以来我已打好主意：既是命运之神跟我过不去，给了我这么一个老头儿做丈夫，我可不能和自己作对，而不去另想补救和取乐的办法。我看来去，觉得唯有皮罗最叫人中意，若能投入他的怀抱，一定能弥补我的缺憾。我太爱他了，只要不看到他，不想到他，心里就不好受。我想，如果不能马上把他弄到手，我这条命一定活不长了。因此，如果你可怜我这条命，那就请你想出一个最妥善的办法，让他知道我对他的痴情，而且请你代我求求他，以后我打发你去请他时，他千万不能推却。”

那个贴身侍女立即回答，她乐于从命。后来她拣定了一个适当的时间地点，把皮罗拉到一旁，用婉转的言辞，把她夫人的心事告诉了他。皮罗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因为他平常根本没有看出一点形迹来，唯恐夫人捎来这个口信，只为了要试探他是否忠心，所以他当即粗暴地答道：

“卢斯茄，你说话应该留神些，我不相信这些话是夫人说的。即使是她派你来说的，我也不相信这是她的真心话，即使她说的是真心话，老爷待我恩情这样重，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能做出这样对他不起的事来！所以，我劝你当心一点，以后别再跟我说这种事情。”

卢斯茄并没有被他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吓住，说道：

“皮罗，以后只要夫人差遣我来找你，无论是说这种事也好，旁的事也好，我一定还是要来找你的；她要我来多少

次，我就来多少次，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只可惜你是个傻瓜。”

侍女听了皮罗的话，很是生气，回去在夫人面前照直说了出来，夫人连声叫苦，简直不想活了。过了几天，她又对这个贴身侍女说道：

“卢斯茄，你要知道，要砍一棵橡树，一下子是砍不倒的。想不到那个人竟这样尽忠于他的主人，而不惜害我伤心，我看你不妨再拣一个适当的时机，去把我的心意说给他听，你要尽心尽意成全这件事情呀。如果再不成功，我就真要死了。我看他一定以为我们是在作弄他，因此，我向他求爱，结果反而惹得他恨。”

那个丫头安慰了她一番，又去找皮罗，只见皮罗这天心情很好，她便对他说道：

“皮罗，前几天我跟你说过，夫人多么爱你，她为了你，心里象火在烧；现在我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还是象上次一样硬着心肠，她一定就活不久了。我看你还是去安慰安慰她吧。我一向把你看作一个聪明人，要是你依旧顽固不化，我可要把你看做一个大傻瓜啦。能够博得象她这样一位美丽高贵的夫人的爱，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更值得你得意的呢？你真要好好地感激一下命运之神才是呢！她成全了你这样一件美事，叫你不致虚度青春，而且还可以得到物质上的补偿。你得放聪明些，仔细想一想看：你的哪一个伙伴比得上你的运气？你只要给她爱情，那么，你要武器马匹，就有武器马匹，要金银衣饰，就有金银衣饰，谁还能和你相比呢。”

“所以我希望你把我的话用心听下去，听了之后再去好好地想一想。你要记住，命运之神露着笑脸、张开臂膀去对

待一个人，大都是可一而不可再。倘使这个人竟错过大好机会，以致后来流落为一个穷苦的乞丐，那他就只有怪他自己，怨不得命运之神了。再说，遇到这些事情，主仆之间实在不必象亲友之间那样讲什么忠诚不忠诚。主人怎样对待仆人，仆人也怎样对付主人。假使你有一个妻子，或是母亲，或是女儿，或是姐妹，长得很漂亮，让尼柯特拉多看中了，他也会顾念到主仆之情，象你对他这般忠诚，不去沾染他的妻子吗？倘若你认为他也会象你一样，那你就更傻了。不管你怎么想，他一定会去向她们讨好献媚，博得她们的欢心，倘若再不能如愿，他一定会不惜采取强暴的手段。他们既是这样对我们无情，我们又何必对他们有义呢？命运之神给你大好机会，千万不要把她推到门外去。而是应该张臂去迎接她。老实告诉你，你要是不这样做，夫人要死自然不消说得，就是你自己也要后悔无穷，活不下去呢。”

皮罗早已把卢斯茄第一次所说的那些话想了又想，最后打定了主意：如果她下次再来，他一定要另外用一些话回答她，试试夫人的心，要是拿准了夫人并不是试探他，那他决定让夫人称心如愿。于是他就说道：

“卢斯茄，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话。可是我也知道老爷是个小心精明人，我只怕老爷把一切的家务都托给了我，放不下心，因此才授意夫人来试探试探我是不是忠心。不过，她若是能够做到三件事情，使我放了心，那她无论要我做什么事情，我也件件依她。我要她做的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件，当着尼柯特拉多的面把他最心爱的那只鹰宰掉；第二件，她送给我一绺尼柯特拉多的胡子；第三件，要她送给我一颗尼柯特拉多的顶好的牙齿。”

卢斯茄觉得这三件事太难了，夫人尤其觉得难于办到。可是爱情最能鼓舞人心，它又善于叫人想出多种多样的妙计，因此夫人决心要来试一试看，马上又打发那个丫头去告诉皮罗说，他所要求的三件事可以及时办到。她还说，尽管他认为尼柯特拉多是个精明人，她包管当着他的面和皮罗取乐，而能把他骗过。

于是皮罗等着看这位夫人怎么做法。

过了几天，尼柯特拉多照着他一贯的作风，大摆筵席，请了几位要好朋友来豪饮。宴罢，收拾餐桌，丽迪雅穿一件绿色的织锦缎袍子，戴了华丽的首饰，从房里走出，来到客厅里，当着皮罗和众宾客的面，走到尼柯特拉多最心爱的那只鹰所栖息的木架面前，解开鹰脚上的锁链，好象要让它栖息在她自己手上似的，然后提着它的脚带，猛力望墙上一摔，就把它摔死了。

尼柯特拉多大声嚷道：“妻子，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

她没有回答，只是转过身去对众宾客说道：“诸位，如果一只鹰欺负了我，我都不敢报仇，那么，一个国王欺负了我，我怎么能报复呢？诸位知道，这只鹰也不知道剥夺了我们夫妇多少欢乐的时间。天一亮，尼柯特拉多就起来了，手里拿着这只鹰，骑上了马，到广阔的平原上去放它飞翔，留下我一个人凄凄清清地睡在床上。我早就想把它杀死，所以一迟再迟，只是为了要当着男宾们的面来杀它，让他们也能为我说句公道话。我相信诸位一定会如此吧。”

贵宾们听了这话，都相信她对尼柯特拉多恩爱深厚，哪里知道另有用意，因此都笑着对那个发怒的丈夫说：

“尊夫人除了委屈，摔死了这只猎鹰，出口气，这事情做得很对呀！”

等他夫人回到卧室去之后，宾客们又就题发挥，说了许多打趣的话，使尼柯特拉多不由得不转怒为笑。皮罗把这一切情形看在眼里，心里想道：“夫人这第一步对我表示爱情真做得好极了，但愿她一步步做下去！”

丽迪雅摔死这只鹰不久，有一天，在卧房里和尼柯特拉多嬉笑打趣。尼柯特拉多一把拖住她的头发玩，她趁此机会完成了皮罗要求她做的第二件事——她一边笑，一边抓住她丈夫的一小撮胡子，使劲一拉，就把它从下巴上拉下来了。尼柯特拉多叫痛，她就说道：

“你怎么痛得做出这副苦脸啦？是不是因为我扯了你几根胡子？你晓得痛，那么，你刚才扯我的头发，难道我就不痛吗？”

他们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打情骂俏；他妻子暗地里把那一络胡须小心保存着，当天就送去给了她的情人。

皮罗要求的三件事已经完成了两件，现在只剩下第三件颇费周折。幸亏她生来机智过人，如今爱神又使得她的脑子更加灵敏起来，她当然不难一下子就想出一个巧计，把这件事情做成功。原来尼柯特拉多身边有两个小僮，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他们的父亲特地送到他家来见习绅士的礼节。尼柯特拉多每次吃饭的时候，他们两人，一个替他切吃的，另一个替他斟酒。丽迪雅把这两人找来，对他们说，他们的嘴里有一股臭味，因此侍候老爷吃饭时，应该把头尽量朝后仰，另外又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两个小僮果然信以为真，从此就照着她的吩咐去做。过了不久，她又对她丈夫

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近来那两个小厮侍候你吃饭时，是否有什么两样？”

尼柯特拉多回答道：“注意到的，我正打算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他妻子说：“你用不着问他们，我可以说给你听。以前我为了怕你难受，所以一直没有说给你听。可是现在既是人家都看出来了，所以也不必再瞒了。告诉你吧，他们所以把头掉过去，是因为怕你口臭。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你以前并没有口臭的毛病呀。不过这毛病很讨厌，因为你常常和一些贵人来往，必须想办法医一医。”

尼柯特拉多说道：“这会是什么原因呢？莫不是我嘴里有颗牙齿烂了不成？”

“也许是吧，”丽迪雅说着，就把他拉到窗前，叫他张开嘴来，这里张一下，那里看一下，然后大声说道：

“哎哟！尼柯特拉多。你怎么能够忍受了这么久呢？我看你这边一颗牙齿不光是坏了，而且已经腐烂了，如果你让它继续留在那儿，两旁的牙齿也要受到影响。我劝你趁早把它拔掉，免得愈下去愈糟。”

“既是你这样想，”他回答道：“我也同意，那么马上就去找个牙医师来替我拔掉吧。”

他妻子说：“我以天主的名义，劝你千万不要请牙医师来。我可以替你拔，用不着请牙医师。再说，牙医师拔起牙齿来，非常狠心，我怎么也不忍把你交给他们去摆布。还是让我亲自替你拔来得好，如果你痛得厉害，我就可以住手，这是牙医师办不到的。”